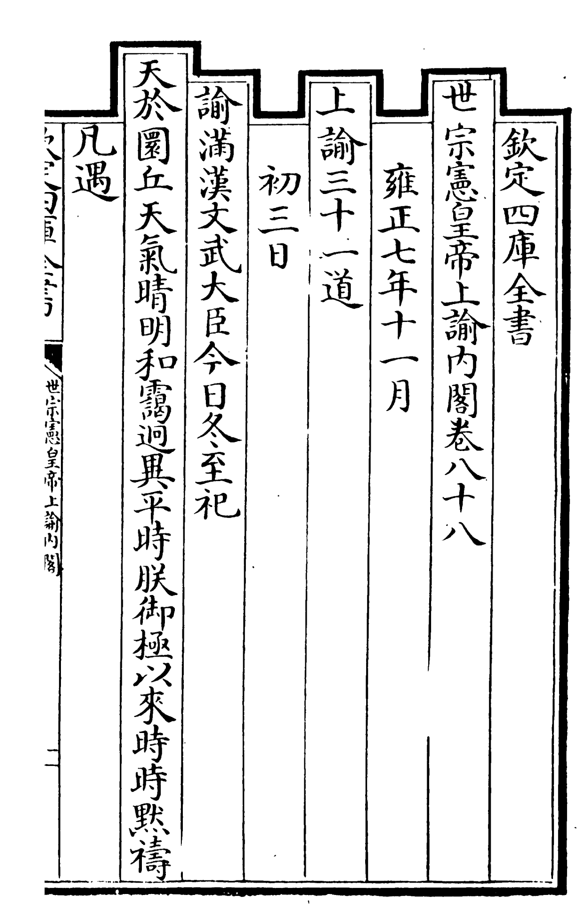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八十八

雍正七年十一月

上諭三十一道

初三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今日冬至祀

天於圜丘天氣晴明和靄迥異平時朕御極以來時時默禱

凡遇

壇

廟祭祀典禮所關皆求

上天賜以晴和天氣而齋戒之日朕必虔誠敬謹以為昭格之本不敢絲毫怠忽乃數年之中果蒙

上天鑒察朕心每逢祭祀典禮或先期風雨或過後陰寒而本日行禮之時必然晴霽暄和此萬耳萬目所觀瞻歷歷不爽者間有無知之輩奏稱天道渺茫恐難預必朕諭之曰若果天道不符朕之所禱必是朕心不誠朕當

作災異會倍加儆惕修省言者慚赧而止大抵妄誕不羈之人則以為天乃清虛之氣去人甚遠何能有感必應而庸愚鄙陋之人又以為神明之道可以禱求獲福而以私意干瀆豈知褻慢已甚不但不能獲福且至得罪於鬼神矣天道至公惟祐善人一念善天必錫之福一念不善天必降之災且天道至近時刻照臨於前後左右之間帝王有帝王之天臣工有臣工之天即匹夫匹婦亦有匹夫匹婦之天舉首即是動念即是不以貴

賤而殊亦無須臾之離也善惡之報全視乎其人之自取以善念而得善報以惡念而得惡報即如播種者種稷則生稷種黍則生黍又如擊器者擊金則為金聲擊石則為石聲此一定之理無可疑者然善惡之分又必視乎其心之公私倘存心為公則雖懲創多人誅戮多人亦適足以成其善而可以獲福存心為私則雖保全多人寬釋多人亦適足以成其惡而至於獲譴夫所謂私者不但徇情枉法婪贓受賄然後謂之私有沽名邀

譽之念亦是私有計較利害之念亦是私有迎合君上之念亦是私有垂名後世之念亦是私必須利害得失全不計及只一念順理而行以俟天命此即所謂誠也然必敬而後能誠故古之聖賢以主敬為本惟其主敬是以念茲在茲不愧屋漏無慚衾影處處可以對天則不善之念又何自而萌乎既無不善之念則是一身之中方寸之內但有獲福之基而無招禍之理焉有不荷神明之默祐而順適暢遂者乎此朕身試之而確然見

其無毫髮之或爽者爾諸臣試遵朕言而行自然覺悟自有效驗也總之為君為臣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而用人行政即在敬天勤民之内爾等每當頒禄受賞之際咸感激以為主上之恩不知朕之所以自奉與逮及大小臣工者皆百姓之膏脂也君若臣共受百姓之奉養而於教民養民之道漠不關心聽其失所清夜捫心何以自安尚云可以對

天地而無慚乎吾君臣當共勉之

初四日奉

上諭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慮是高堰堤工關係最為緊要從前齊蘇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為不若多費帑金於堤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以為久遠之計庶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前孔毓珣在京陛見時朕以

此諭之伊亦深以為然又曾將治河之道降旨詢問田文鏡而伊之所奏與朕意不謀而合可見高堰堤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著發户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有應預備物料之處即於歳内採買早為預備再著汪漋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悉心辦理

又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祥瑞是以從前降旨自雍正五年以後

各省所產嘉禾俱停其進獻今據貴州巡撫張廣泗奏稱黔省各屬新闢苗疆今年風雨應時歲登大有所產稻穀粟米之屬自一莖兩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穀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之多粟米每穗長至二尺有奇實從來所未見特將瑞穀呈覽並繪圖附進等語朕覽各種瑞穀碩大堅實迥異尋常不但目所未見實亦耳所未聞若但見圖畫而未見穀本則人且疑而不信矣又據廣西巡撫金鉷摺奏今年粵西通省豐收十分者

十之九九分者十之一穀價每石自二錢以至三錢二三分乃粵西未有之事等語朕思古州等處苗蠻界在黔粵之間自古未通聲教其種類互相讐殺草菅人命又常越境擾害鄰近之居民刼奪往來之商客以致數省通衢行旅阻滯迂道然後得達而內地犯法之匪類又往往逃竄藏匿其中此實地方之患不得不為經理者今總督鄂爾泰籌畫周至調度有方巡撫張廣泗敬謹奉行殫心奮力俾苗衆革面革心抒誠向化地方寧

諡和氣致祥感召
天和黔粤二省歲登大稔而黔省磽瘠之區苗𡙡新闢之地
又蒙
天賜瑞穀顯示嘉徵仰見
天心以經理苗疆為是特昭瑞應以表封疆大臣之善績朕
心實為慶幸若歸美於朕朕不居也著將張廣泗所進
瑞穀圖交與武英殿繪畫刊刻頒賜各省督撫俾觀覽
之共知勉勵

初六日奉

上諭前因北路軍需須用駱駝鞍屜諭令山西地方製辦

聞該省民人踴躍急公凡有羊毛繩料之家各出所有

赴官領價凡能工匠之人一時羣集應募爭先恐後共

計二十餘萬件之物料工作不勞而集於月餘之内迅

速完成朕聞之深為慰悅此皆該省巡撫大吏平日善

於訓導民人其製辦器物僱募人工又照數給與價值

而該省民人又懷尊君親上急公趨事之心是以備辦

軍需羣情歡躍剋期告竣甚屬可嘉巡撫石麟布政使
蔣洞著交部議敘凡委派辦理駝屜之員亦著議敘再
將該省辛亥年額徵地丁銀蠲免二十萬兩著巡撫布
政使於辦理鞍屜之各州縣按畝均派使小民共霑實
惠以示朕恩獎官民之至意

又奉

上諭朕前降旨勸導富户體恤貧民乃教人以仁厚為心
以貪刻為戒或於年穀歛收之時行濟人利物之事施

惠受於鄉里積福慶於子孫此即古人任恤之義然亦聽本人之樂從與否並不繩以官法強以所不願也今聞江西奉到諭旨之日署撫張坦麟即行牌與布政使李蘭而布政使李蘭轉行各屬有將分別造冊開報富户鄉紳姓名之語以致各屬差役社保等沿户挨查借端嚇詐凡屬温飽之家俱將姓名填入富户冊内報官索錢到手始免開列現據進賢縣民樊子亮南昌縣監生劉思試等各行控告而李蘭始飭有司停止造冊地

方富民始得安靜又聞江南有遊手好閒之輩登富户之門而詐騙者又有無恥生員假鄉試盤費不足之名而勒索富家者經督臣范時繹出示嚴禁其風始熄夫以朕訓人為善之諭旨而庸劣有司如李蘭者奉行不善遂致閭閻之間生事滋擾而宵小不法之徒又從而藉口逞奸使素封之家供其需索身為地方大吏不能宣布朝廷德意易俗移風轉將朕之恩旨顛倒錯誤至於此極似此庸材深可痛憾以朕所聞一二省如此或

他省尚有似此者亦未可定特頒此旨通行曉諭倘有
復蹈前轍者經朕訪聞定將該省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又怡親王奏增加儀仗一倍

恩禮逾重辭不敢受奉

上諭數年以來朕於怡親王有加恩議敘者王多再三奏
辭情詞懇切朕勉從所請者有之王忠誠敬慎輔弼朕
躬為國家宣猷効力之處甚多昨朕降旨加恩於内外
公勤任事之大臣數人因念王之勲勤較之諸臣為最

若不錫以奬功之典朕心實有未安是以增加儀仗以
表觀瞻稍示朕嘉予賢王之意在王領受並非越等逾
分之事已頒諭旨不必固辭
初七日奉
上諭排年汪臺衙等侵蝕錢糧一案前經部議將徇隱失
察各官職名查明指參乃魏廷珍既不將各官查出參
奏又不將不參緣由聲明顯係有心朦混欲俟部中駁
查加以刻薄搜求之名此等居心甚不可問魏廷珍既

欲將失察之員放縱不問著將魏廷珍交部嚴察議奏

其失察各官免其參處

初八日奉

上諭從來開國之初必有從龍之佐或闢疆拓土茂建崇勲或陷陣衝鋒捐軀殉節至於承平之後伐叛討逆其抒誠宣力之臣壯猷忠節並足以垂光竹帛流譽無窮凡為人主者據情據理必無不存篤念忠勲之心於本身厚加贈卹尤切望其子孫人人成立克紹前徽以永

受優待功臣之澤若忠節之後廢墮家聲乃朝廷所不忍聞也則為之子孫者自當謹守家風努力奮志砥礪廉隅世世為國家有用之材以繼述先烈即或貧寠不能自振國家自必加以恩澤周恤其身家而不至於困若無依也乃功臣之後往往有不肖子孫自甘敗類或謀私結黨欺君悞國或貪贓壞法虧空國帑陷身刑辟或發遣遠邊或妻子入辛者庫在國家之法雖宗室懿親亦不能曲為寛宥豈能於忠節之子孫別開寛假之

路乎此等人不念先人之心跡以致深負國恩非惟不忠更無不孝其祖父有知亦應深惡而痛絶之且使國家遇此等之人若寛之以恩則法有所不伸若置之於法則情有所不忍為君者實處兩難之地則其人之罪尚可言乎然伊等忍於負國而并忘其先人朕豈忍不念舊勲而不推恩及其後裔上年降㫖令各旗將功臣之子孫内有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一一查出具奏今年各該旗陸續查奏前來朕詳加披覽斟酌情罪或

其中勳節之後嫡派止此一二人者如施世驃馬爾璣三格窩赫王鉞蘇成馬炘夯陳朝琰洪德標金啟元金啟復金式訓金習禮范光廷嵩楚哈李天坒孫元起楊天樞常履坦陳履坦張瑆張珂何紹祖金瑗四格達喀和爾圖王績陳泰常履謙郭朝政傅善剛愛王栻二成格富寧李隆昇碩瞻闗保住寧古齊劉元泰劉元祿常住范時捷范弘璧范弘恕夸岱法海慶垣慶泰補希松阿焉岳興阿庸德廣德額倫特孫查齊圖思海覺羅哈

占滿保伊林阿阿奇達共六十二員名下應追未完銀
兩共五十四萬六百九十五兩金五百兩米一千七百
二十一石此各項錢糧俱係國家公帑非朕所得私自
用恩豁免者著將内庫銀兩照數撥補代為伊等完項其
或擬以充發監候及妻子家屬入辛者庫等罪者概行
寛釋凡此邀恩宥貸之人皆當捫心自愧刻骨銘肌并
勉其子弟遷善遠辜毋或仍蹈故轍倘再有過犯豈能
再邀倖免而凡屬忠節之子孫皆當以此為戒共加奮

勉以毋貽前人之羞倘因此次格外之恩或生玩法之念是朕之加恩不能勸人為善轉至導人為非矣豈不重負朕念舊褒忠之至意乎凡此寬宥人等倘有貧乏不能自給者准其於該都統處具呈俟該都統奏聞朕當另加恩邺以存養之其餘八旗所查功臣之子孫可寬者亦無幾俟朕再加詳閱發出

初十日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摺奏湖北積欠錢糧共二十萬兩

自勸諭輸納以來已完九萬餘兩惟沔陽一州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五年欠至八萬餘兩細察其故紳衿包攬者約有十之四衙役侵蝕者亦十之四其實係民欠則十之二沔陽今歲豐收宜乘此時令其源源輸納臣特委荆州道高啟等分任清查減其火耗人心歡悅完納者頗多其餘各州縣俱令地方官辦理並未另委人員今徐鼎忽摺奏荆州道督率委員協辦有荆門州民訛言加賦紛紛求停等語是徐鼎將委令該道清查

沔陽之事移作荆門殊屬朦混且荆門州民訛言請停乃因徐鼎請行順庄之故本年四月間徐鼎欲行順庄之法力言有益遂先試行於荆門州閏七月間荆門雨澤未降州民入城遞詞請停順庄之舉經知州蔣曰梅慰諭而散臣恐順庄一法奉行不善飭令暫停百姓始帖然安靜至於楚省清查錢糧一事現在分别紳衿胥役之弊端與實在之民欠已有頭緒應照舊辦理等語朕覽邁柱此奏是徐鼎借清查錢糧之名而行順庄之

法又復奉行不善以致人心惶惑訛言繁興查荆門積欠共六千餘兩今已完四千餘兩止欠二千兩其州民之紛紛控訴者亦是求停順庄並非抗拒清查也徐鼎非可以辦理順庄之人且伊並未請旨冒昧舉行甚屬孟浪又奏揩内將沔陽之事移作荆門更為朦混著將徐鼎交部嚴察議奏清查錢糧之事著邁柱照舊辦理至於順庄之舉俟新撫費金吾到任後再與邁柱悉心籌畫定議請旨

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范時繹參奏崇明總兵官林秀婪贓不法等事林秀在遊擊任內緣事革職留任於雍正四年輪流引見伊在朕前奏稱向年克復臺灣時伊之勞績甚多為滿保所掩悉歸之於林亮朕因其熟悉水師且漢仗才具似屬可用遂加恩超擢用為廣東瓊州副將伊到任後楊文乾即奏其狂縱不法朕意林秀為人性粗而口快或以語言輕率不得巡撫之歡心不便仍留廣東

適因福建金門總兵員缺需人伊平日熟習水師於是將伊補授乃到任後高其倬又奏其為人狂妄操守平常朕以其未有實據且惜其才特旨調補江南蘇松總兵令其陛見朕諭之曰爾所遇督撫皆奏爾操守平常朕屢次保全擢用爾當倍加警惕勉為好官凡水師弁員多有操守不固者爾當深以為戒伊奏稱他事不敢自保惟操守一節確然可以自信從前居官數十年家中並無片椽寸土嗣後如有不能保全操守之處願甘

加倍治罪等語林秀受朕超擢委任之恩如此深重且面奉提命如此諄切伊之陳奏如此懇至揆情度理斷不應有負恩欺罔之舉乃今貪婪不法贓款纍纍幾令人不信天壤間有此詐偽之事也林秀之貪取財賄情罪尚有比擬至於負恩欺罔出於情理之外而林秀敢於為之且忍於為之則非貪婪不法之可比也林秀著革職交與范時繹將朕諭旨一一詢問其婪贓不法等情與本内有名人犯一併嚴審究擬具奏

十二日衍聖公孔傳鐸奏請捐貲建立碑亭奉

上諭衍聖公孔傳鐸來京朕本欲召見面降諭旨因伊步履艱難不能進見特命大學士等傳旨慰問頒賜食饌以示眷懐其

聖廟應建碑亭二座著欽差留保等動支正項錢糧鳩工興造孔傳鐸所請捐資之處不必行

十四日奉

上諭朕時時訓誡大小臣工務令秉公守法三令五申何

等嚴切令朝克圖派往口外會審蒙古事件堂官王朝恩又復諄諄告誡不可徇私騷擾乃朝克圖貪汚狼籍毫無顧忌在蒙古地方恣行不法此非尋常得贓可比顯係有心抗違朕旨欲撓亂國家澄清吏治之政甚屬可惡著將朝克圖革職拏問交與王朝恩嚴審定擬具

奏

奉

又河東總督田文鏡叅奏濟南府知府金允彝貪婪

上諭金允彝前經塞楞額保薦朕覲其壯年明敏似可上
進且係金鉷之親姪必知顧惜顏面勉為好官不負朕
擢用之恩是以授為濟南府知府乃伊在任恣意貪婪
贓跡種種玩法負恩情甚可惡金允彝林三槐俱著革
職王國正著解任及本內有名犯證俱交與該撫一併
嚴審定擬具奏金鉷現任廣西廵撫又與田文鏡同係
漢軍而田文鏡毫無瞻徇據實糾參甚屬可嘉金鉷以
公正存心自應深恨伊姪之不肖而以田文鏡之參劾

為允當也凡督撫等於屬員之夙有嫌隙者每與以難於辦理或顧此失彼之事令其自罹於罪而參處隨之其迹似公名正言順而實以陰行其挾私報復之計此等陋習往往不免朕所悉知督撫中田文鏡李衛之參劾屬員悉本至公毫不瞻顧如伊等之子姪親屬在外任者除貪婪不及之劣員該督撫理應糾參外若本無過犯而該管上司或因公正督撫參劾其親屬而暗圖報復巧為播弄以致陷於罪譴亦未可定此等背公營

私之風朕所深惡倘有蹈襲此弊者經朕訪聞定行嚴加議處著行令各省督撫等知之

又奉

上諭顧贄受朕深恩由庶吉士歷用道員當清查積欠之時自應將伊田畝從前揑分花户改歸的名首先倡率以為士民之榜樣乃伊家人王文元舞弊作奸仍肆詭揑抗違不法若顧贄果不知情其不能約束家人咎無可辭若知情故縱尤干法紀著將顧贄顧預暫行革職

令尹繼善秉公審明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原任都統馬齊昔年征勦吳逆時著有勞績今伊子孫中成人者少伊子常賚在外任居官尚無貪贓款蹟祇因與石禮哈阿克敦官達等朋謀排擠楊文乾又在朕前奏事不實以致罹於重譴今朕念伊父之功將伊免罪釋放另有降旨錄用之處

十六日奉

上諭私販硝黃禁約甚嚴販硝與販黃同罪聞湖廣永順之耶里等處與川省連界地方素產焇硝土人以煎熬為業外省小販多以布鹽雜物向煎熬之家零星換易運至梅樹地方分發而私販者即於此處僱船裝載分往各處發賣以致附近之苗人得以偷買私製火藥此皆州縣有司疎忽怠玩之故著川楚督撫等轉飭該地方官將私販焇硝等弊嚴行查禁倘有犯者按律治罪若地方官仍玩忽疎縱著督撫即行題条從重議處

又奏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稱豫省漕糧已於十月二十一日起運北上又據總河嵇曾筠摺奏豫省漕糧於十月二十六日全數出境等語前李紱條奏欲將豫省漕糧改為夏運且言若照舊冬運則出境抵通之期必致遲悞言之甚力是年豫省漕糧奏報於正月出境朕詢問李紱伊稱此乃偶然之事不可以為常在朕前任意强辯乃自李紱妄奏以來豫省漕糧年年早運並不爽

期尚得以為偶然之事乎今年出境又較往年更早皆由田文鏡辦理妥協而李紱懷挾私心遇事即欲借端阻撓傾陷而置國計民生於度外著大學士九卿等將田文鏡本章與李紱看並傳旨詢問令伊明白回奏

又奏

上諭據孔毓璞摺奏西路大兵軍需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委臣同殷邦翰趙挺元辦理岳鍾琪自蘭起程諭令同趙挺元在蘭催趲未竣軍需其前途解運令殷邦翰料

理緣殷邦翰不能攜帶檔案是以調臣在涼承辦往返共八十日今歲軍需俱已無誤惟是明春尚有應辦諸務岳鍾琪雖交撫臣許容會同撫臣馬會伯就近督理奏明在案但軍需一切事件皆臣經手辦理之事自蘭至肅往返幾三千里若遇事行臣查覆恐致躭延時日臣願往甘涼一帶地方就近與許容馬會伯協同商酌辦理以期無誤等語朕思西路軍需數年以來岳鍾琪指示孔毓璞辦理一切俱有成規且檔案俱在孔毓璞

處伊亦甚為熟練著准其所請帶布政司印信前往甘涼地方協同許容馬會伯悉心辦理務期和衷共濟裨益軍務其甘肅布政使事務著許容揀選賢員奏聞署理

十七日奉

上諭前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統領北路大兵出口已到阿爾泰地方駐劄所過郭畢地方從來無水草之處今歲青草暢茂清泉湧溢士馬飽騰且冬月天氣和

暖晴明軍行甚便衆心無不歡忭等語又口外料理臺站之内大臣克什圖來京朕面加詢問伊所奏與傅爾丹之言相同且言親見郭畢地方草茂泉甘蒙古等咸以為從來未有之瑞應等語又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統領西路大兵出口已到巴爾庫地方駐劄所過郭畢之處水草並無缺乏道途坦適天氣晴和軍旅歡忭以為神助等語自兩路大兵啟行以來邊塞長途深繫朕念仰蒙

神明俯垂默佑士馬安寧且於郭畢從無水草之區顯賜靈應朕心實為感慶應於北路西路各建廟宇虔誠展祀以答

神貺其北路廟宇應於郭畢適中之地相度建造其西路廟宇應令岳鍾琪酌定地方建造至兩處廟宇如何發帑鳩工延擇喇嘛永遠焚修之處著議政王大臣等會議具奏

又奏

上諭高淳為戶部司官時聞其辦事尚好朕見其年力精壯人亦明白似屬可用是以用為湖北道員乃伊任內被馬會伯糾參朕以馬會伯之待屬員往往以細故即行彈劾其參高淳必有過當之處彼時未將高淳處分且恐其不便仍留湖廣於是將伊調補霸昌道旋又用為蘇松糧道適因兩淮運使要缺需人又特旨將伊簡用其從前應行降調之案俱從寬免朕意高淳身受如此保全擢用之深恩必無有忍於背負之理今據巡鹽

御史噶爾泰列欵条奏前來婪贓受賄劣跡昭著似此
負恩玩法實出意料之外甚屬可惡著將高淳革職並
案內有名犯証交與該督范時繹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西路軍需前經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悉心經理籌畫
周詳一一皆甚協當今岳鍾琪領兵出口乃地方巡撫
大吏有司之專責自應竭力遵照辦理而許容在任凡
事推諉馬會伯但以潔已為務不肯擔荷查郎阿武格

又係新任諸凡不諳上司屬員彼此猜疑推卸明年乃進兵之期關係最為緊要伊等之身家性命猶其小者耳應命在京大臣前往稽察督理方於軍務有益著兵部尚書查弼納往陜總理稽查軍需諸務常德壽常賚協同辦理再於户部刑部派出賢能司官滿漢各三員隨往以備分撥任使之用查弼納常德壽常賚俱著各給印信并令乘驛往來遇有分辦之處即分任其事常德壽常賚仍聽查弼納調度凡關係軍需事件俱著查

弼納等查察督催相機派委該督撫料理其有應行續辦者即令地方官動支錢糧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若地方官有侵欺擾民者一面革職拏問一面奏請審擬其怠忽遲延者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俱著即行題參如有指稱軍需名色擾累民間之棍徒胥役著即題請正法

又吏部議覆安徽巡撫魏廷珍參奏東流縣知縣陸培查追民欠遲延奉

上諭前據魏廷珍題請將州縣民欠五萬兩上下者扣限六個月令州縣官悉心查出如不行查明即將該員降級留任再限三個月雖經部議准行但朕思民欠至五萬兩上下為數已多以六個月之限豈能徹底清查明晰况此案内之東流縣知縣陸培又係新任之員到任甫及六月諸事尚未熟練即罹叅處未當其罪魏廷珍辦理之事非不及即太過從前阿其邪之辦工部事務於法所當嚴者則故意從寛以市恩於已而於法所當

寛者則故意從嚴以歸怨於上及至叅處之後又往往
出貲代為完納以使人感激其事甚多不可悉數今魏
廷珍辦理之失中亦復如是其有意傚效與否則朕不
得而知矣著該部將安徽清查之限另行定議具奏其
從前叅處各案一併查出分别具奏
二十二日吏部議覆甘肅廵撫許容叅奏渭源縣知
縣吳振鎬覆估建倉銀兩扶同徇隱應降三級調用
護知府事蘭州知州張引年失察降一級調用奉

上諭張引年前任廣東羅茍司巡檢楊文乾以卓異保薦引見之時朕因其人明敏歷練適有蘭州知州要缺需人朕欲用之比時朱軾在朕前言張引年乃吏員出身不宜用此州任朕以古人立賢無方朱軾偏向科甲輕視別途識見拘泥面加訓誡朱軾亦深自愧責因將張引年用為蘭州知州冀其黽勉上進命楊文乾切加勸勉而張引年亦自誓為好官以報國恩今以不確查所屬浮冒銀兩被叅雖非貪贓不法之案然在張引年分

中有此失察疎忽之事返之於心能無汗愧張引年暫
停降調著許容將朕此旨詢問張引年伊之徇情不行
確查者或果係疎忽或別有情由著張引年據實明白
登答該撫轉奏其張引年居官如何之處亦著許容出
具考語一併奏聞

二十三日奉

上諭閩省武職等官長於水師者居多而於陸路則平常
著各省督撫於千把總內挑選人材壯健弓馬嫻熟者

咨送閩省交與該督撫等以備題補之用其應作何酌

量咨送名數之處著該部議奏

二十四日工部奏建造

江神廟宇遲延之湖南布政使趙城已經別案革職無庸

議其廟宇速令該督等勘估建造奏

上諭趙城受朕深恩屢次擢用由檢討至於布政使伊丁

憂之日又復降旨准其給假仍令留任似此深加任用

而伊在任時竝無實心報効之處其摺奏所敷陳者亦

無有益於國計民生之一事但知沽名釣譽奏請開設書院以化導風俗夫以伊博取虛名之事則汲汲陳奏而於保佑萬姓之

神廟工程則置之度外全不經心以致工程遲緩豈人臣奉職之道著將此項工程即交與趙城出貲數萬金辦理務期廟宇輝煌工程堅固其建廟規模著該督撫繪圖呈覽倘趙城仍復怠玩推諉著該督撫題參嚴加治罪

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陜西署督查郎阿奏稱招往安西沙州等處屯墾民户今年到齊統計共有二千四百零五户屯種既廣樹藝益繁所種小麥青稞粟穀糜子等項計下種一斗收至一石三四斗不等共收穫糧一十二萬餘石確計分數十有二分其餘各色種植亦皆豐厚家給人足莫不歡忻樂業臣恐口内奸販囤户聞知糧多價賤興販射利已令總兵道員嚴行查禁並傳諭民户按一年所

需扣存外其餘即在本處糶賣以濟兵丁商民之口食等語安西屯墾地畝今年人力既勤天時復稔各種糧穀俱獲豐收朕心深為慰慶今查郎阿禁止奸徒興販射利辦理甚是惟是飭令民户多餘之穀只許在本處糶賣朕思民户等盈餘之穀原期糶價以為日用之資若本地糴穀者少則出糶未免艱難不可不為計及著該地方官酌量本地情形不必相强若有將盈餘之穀情願出糶者著動支官銀照時價糴買存貯公所明年

倘有需用之處聽辦理軍餉之大臣及該督撫行文吏撥安西現有備用銀兩即可動用採買再於西安藩庫撥補還項此朕體恤民户俾糴穀得價用度豐裕之至意著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可勒令糴賣生事滋擾

二十六日工部奏參革道員吳應龍修造威寧城工逾限奉

上諭凡官員居官聲名不好有負任使者間令於該地方工程効力以示懲儆非其人犯罪甚重應籍沒家貲者

可比也為督撫者於此等人員之身家有餘不足豈無聞見自應審度伊等之力量分别工程之大小派令辦理若不量其力而槪與以重大之工程則伊等自度力不能完即使竭蹷從事仍不得免於罪譴勢必觀望遲延併其所有之力亦退縮不前矣於工程有何裨益是皆督撫等奉行不善之所致也嗣後凡有此等効力人員著該督撫等詢問本人情願如何効力再察其力量果與所認相符然後派撥工程具奏請旨倘有欺誑推

諉不肯據實承認者著該督撫題參再行治罪吳應龍
既稱有產可變著該撫詢問令伊將實在力量據實供
出即照伊力量派委工程令其速行修理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署福建總督史貽直奏稱原任臺灣參將林子龍
前被陳倫炯揭報經髙其倬據揭題參今審得縱兵聚
賭廢弛營伍二款毫無憑據即招會婪贓一款亦歷審
並未入已查林子龍從前效力戎行頗著勞績人材壯

健應對明白訪其在任頗得兵民之心陳倫炯所揭不無究抑若遽令放棄甚為可惜可否令其來京引見量加委用出自天恩等語林子龍從前引見時原經朕記名係武弁中壯健材能之員後被陳倫炯揭報貪劣款蹟不得不降旨將伊革職究審今據史貽直一一審訊各款皆虛是陳倫炯之揭報實為屈抑凡為文武大臣者秉公舉劾屬員乃職任中第一要務今陳倫炯將材能歷練之林子龍枉加彈劾而所特薦之遊擊洪繼龍

則甚屬庸常高其倬亦言其不勝臺灣之任是陳倫炯之舉劾顛倒實與公是公非相左又何以使所屬員弁共知鼓舞勸懲予陳倫炯受

聖祖仁皇帝多年教養之恩朕又深加任用乃伊不思至誠報効仍復苟且營私反之於心何以自問著該署督傳旨詢問確取口供具奏林子龍著仍留閩省交與該署督以參將副將酌量題補

二十九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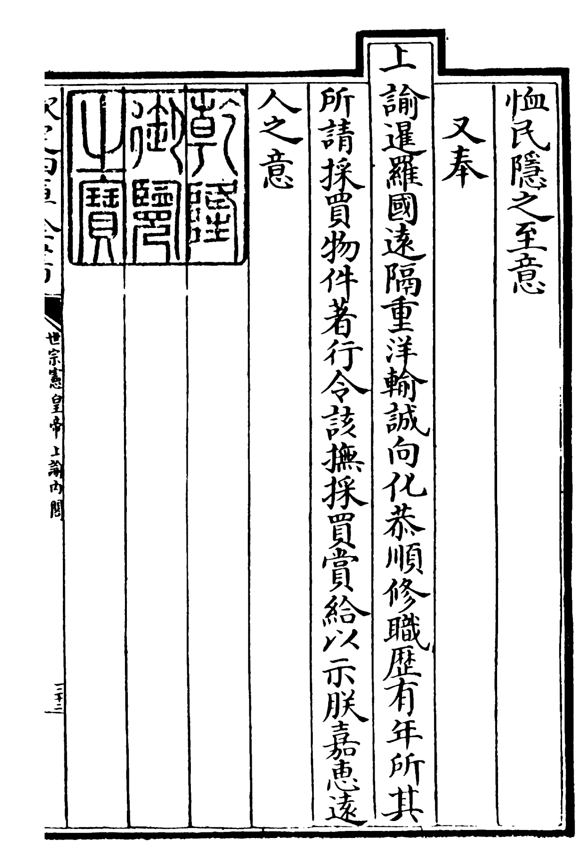
上諭各省兵丁於糧餉之外給以季餉所以撫養士卒令得仰事俯育以為地方捍衛所關甚重而朋銀一項於俸餉內扣留貯庫為各營買補馬匹之用亦國家恤兵至意也近聞直隸布政司衙門奸吏於請領朋銀時每匹扣陋規二兩至二兩五錢不等直隸如是他省大約皆然夫倒馬立有限年報銷復有成額豈容奸胥舞弊侵扣嗣後著各督撫及布政司查照定例 按期給發如有奸吏增減剋扣遲延等弊各該督撫即行拏究按律

重處倘各督撫失於覺察布政司不能釐剔弊端朕一有訪聞定將該督撫等一併嚴加議處至兵丁歲底預備春餉及支放季餉乃終歲衣食所資亦聞有不肖餉書於放餉則需索季規於借餉則科斂借費此種奸弊深可痛恨著各該督撫一併嚴查禁革務須按季給發不得遲延著該部通行直省督撫布政使司將朕諭旨刊刻曉諭俾官吏兵弁等咸知之

三十日奉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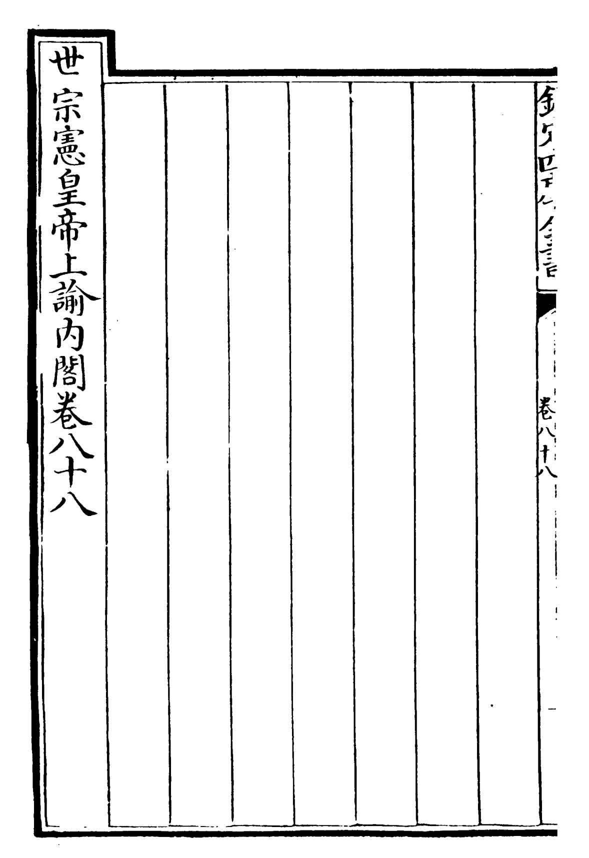
諭奉天地畝向來槩以上則徵科查彼處地畝多有隱匿每有三四畝止報一畝者是以槩以上則徵科民力輸將甚為寬裕後因該地方有隱匿積弊民間互相爭競紛紛訐訟官民皆多不便前歲朕遣大臣官員清丈以息爭端漸次釐正田畝皆得實數今若按畝俱照舊則徵糧恐小民輸將力有未給著盛京戶部侍郎會同奉天府尹確查田畝之肥瘠分別上中下三則起科酌定成額永著為令務期秉公據實悉心料理以副朕勤



恤民隱之至意

又奉

上諭暹羅國遠隔重洋輸誠向化恭順修職歷有年所其所請採買物件著行令該撫採買賞給以示朕嘉惠遠人之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脩臣表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楊其梓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八十九

雍正七年十二月

上諭四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朕之本意原欲於

孝陵

景陵之旁卜擇將來吉地而堪輿之人俱以為無可營建之

處後經選擇九鳳朝陽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
孝陵
景陵與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輿之臣工再加相度以為規
模雖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帶砂石實不可用今
據怡親王總督高其倬等奏稱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寧
山天平峪萬年吉地實乾坤聚秀之區為隂陽和會之
所龍穴砂水無美不收形勢理氣諸吉咸備等語朕覽
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條理分明洵為上吉之壤但於

孝陵

景陵相去數百里朕心不忍且與古帝王規制典禮有無未合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會議具奏

又奉

上諭百官章服皆有一定之制所以辨等威昭品秩也向來屢申禁約不許逾分濫用以開僭越之端定例昭然各宜遵奉聞近來服色頂帶及坐褥頂馬胸纓之屬又有不按定例任意僭越者御史有稽查部院之責而各

御史中即有參差不齊之處是已身先有逾分違禮之
咎又何以彈劾他人嗣後紫禁城內著派三旗侍衛稽
查大城內著步軍統領阿齊圖稽查外城著五城御史稽
查倘有違例僭越之人而侍衛提督御史不行糸奏別
經發覺者將稽查之員一併處分
又奉
上諭凡為人子者於親喪之禮不得備盡其心實為隱痛
朕親身閱歷而知之故於內外大小臣工有不得已令

其在任守制者乃因辦理政務從權之道未嘗不體其哀戚之情也如大學士朱軾蔣廷錫丁母憂皆給與假期回籍料理及來京之後仍令素服辦事不穿朝服不與朝會筵宴俾得盡其守禮之心其外任官員或特㫖留任或經督撫題留者皆著給與假期令其回籍料理伊親之事畢而後回任今思此等官員既回原任則職任之內凡遇應行典禮若照常齊集其心必有不安若本身不到又恐以曠悞被人指摘其勢實處兩難不知

令其在任守制者原以要缺需材一時無可更替故令視事以資實用不當於儀文禮節之間强其心之所不安也嗣後内外大臣官員若有奉旨在任守制者皆准其素服二十七個月以盡人子之心若遇朝賀筵宴祭祀典禮齊集之處外省督撫提鎮司道府大員則委屬員代行州縣等官則委佐貳代行再如直省文武官員或遇朝賀典禮齊集之處倘偶遇風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不宜勉强從事有乖調攝之道亦著屬員等官代

替行禮其代替之處督撫提鎮則報明禮部司道副叅以下等官則報明督撫提鎮著將此旨通行各直省知之

又奉

上諭朕即位之元年科臣黑碩色條奏江南浙閩等省民間所用歷日多係無印私歷及通書等今薄海内外莫不遵奉正朔豈宜令私歷公行請將各省私歷徧行嚴禁令各布政司將用印官歷交與貿易人發賣則民間

俱有官歷觀看通書私歷自厥等語朕以私歷偽書律應嚴禁而庶民之家凡婚嫁興造遷移開市之事得觀覽官歷以為選日擇吉之用又於民情甚便是以允從部議乃聞地方官吏不善奉行自布政司胥役髙其價值由府以至州縣輾轉增貴民間買官歷一本價至五六分不等遂致無知鄉愚有三分繳官之説夫各省每年刋刻刷印官歷開銷錢糧不過七千餘金朕數年以來加恩蠲貸至數百餘萬豈於此七千餘金之費而有

所吝惜乎著將各省頒行官歷於庚戌年為始仍作正項開銷但各省官歷若不令民間價買每省人户不下數千萬家豈能徧行給發勢必至通書私歷仍復公行又非古帝王敬授人時考月定日之義其作何區處使官歷通行便於民用之處著大學士會同禮部議奏

初三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肅州附近嘉峪關一應軍需兵馬俱由嘉峪關出口必先頓歇肅州而本地出

產無多遂致米豆草束一時昂貴肅鎮標兵額食糧餉本色少而折價多每米豆一石折銀一兩草束折銀一分實不敷糴買之用可否酌量暫為加增後不為例出自特恩等語朕前因寧遠大將軍岳鍾琪之請特念哈密為軍需往來之地將駐防兵丁增給口糧鹽菜今肅州為大軍出口要道辦理軍務之員咸集其地食指繁多未免物價昂貴著將肅鎮兵丁折支米豆每石於折中一兩之外增給銀五錢每草一束增給銀一分自雍

正七年秋季起至大兵凱旋之日俱照增加價值給發
統入該年奏銷冊内報部查核該署督嚴飭該鎮標員
每季按名給發毋得扣剋侵漁以示朕軫念邊兵至意
又奉
上諭從前據噶爾泰與何世璂奏稱兩淮鹽商因沐皇恩
減省匣費各項每年省費百萬餘金自清完國課之外
各商俱富足饒裕而臣等又不受其規禮是以各商公
湊送鹽院銀八萬兩送鹽道銀四萬兩但臣等蒙恩各

給養廉業已豐衣足食此十二萬兩實無需用之處情願解部以充公用朕因各商年來省費已多而鹽院鹽道又各有養廉因允噶爾泰所請將此項解京交與內務府為修理道路及各項工程之用至次年噶爾泰與張坦麟援照前例復將銀十二萬兩奏請解部比時適因預備軍需因令交與江南織造為製辦綿甲等項之用今噶爾泰與高淳又照前將銀十二萬兩奏請解京現今高淳叅案有需索商人各款伊若果係用度不足

何不即於此四萬兩中支取應用乃捨此應得之項分外貪取於商因此朕於從前之事亦不能無疑矣著將此十二萬兩交與噶爾泰或給還各商或伊有需用之處即將此支用倘伊實無需用之處各商又不願領回噶爾泰現署安徽布政使印務著與魏廷珍確查上江地方有實在無著之虧空將此銀彌補以完本地之公項

又奉

上諭有人條奏內稱廣東諸務廢弛奬端種種如火耗一節從前原加二有餘經原任廵撫楊宗仁定為加一通省皆然自藩司提解七分以三分作督撫藩司養廉以四分辦公而公項仍令公捐州縣難支是以加至一七其中又有平頭各項雜費計算仍是加二此以省會相近之處而言遠僻州縣猶不止此況從前提解火耗七分今則全行提解恐州縣用度不敷有不能不再加增之勢又廣東收米全收折色現今米價七錢而折價交

官則一兩四五錢不等此亦切近上司耳目之處如此其遠僻州縣較此更多又廣民多以漁鹽為生漁船出海先至鹽埠領票回水納銀有一年一上者有一水一上者名曰幫餉在漁人醃魚一船費鹽十倍幫餉不過一二在鹽埠只發虛票得收實餉是兩得其利彼此相安今則鹽埠避乾票之名欲按船計數實發鹽觔是引鹽雖得多銷而漁人則增餉數倍嗟此漁民衝風冒險覔微利以活身家朝廷不忍收課鹽埠獨得幫餉亦已

足矣今又數倍取盈何所恃而為此耶又如各處稅務之所皆借歸公之名爭多鬬勝較昔加嚴剝削商民不知顧恤至於盜賊公行誣告不息豪強肆虐良善被欺禁令不遵賭具仍賣而地方有司並不過問等語朕覽此奏深為駭異朕宵旰焦勞無刻不以民生為念其准令督撫提解耗羨並稽查稅課贏餘者無非除弊止貪均平畫一使官民並受其福也所頒諭旨至數十次諄諄諄諒天下大小臣工無不共知朕心恪遵朕訓矣

何以粤東地方尚有如此情形因提解耗羨而火耗轉致加增因清查稅課而有司轉行苛索因禁止私販而漁户並受苦累是以朕愛養百姓之善政而奉行顛倒以濟其貪營巧取之私而置除暴安良移風易俗之政於度外該省從前督撫受朕倚任之重身在地方焉有朕已聞知而伊等漫無覺察之理郝玉麟傅泰到任未久嗣後宜整頓經理勿蹈前轍此旨到日著悉心確查嚴行禁約倘不肖有司仍有不知悛改者著參革拏問

請旨正法如督撫等再有徇隱失察等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治罪

又奉

上諭朕即位以來屢有臣工條奏各處地方官徵收落地稅銀交公者甚少所有羸餘皆入私槖國計民生並受其累者雍正三年又有人條奏廣西梧州一年收稅銀四五萬兩不等止解正項銀一萬一千八百兩潯州一年收稅銀二萬兩止解正項銀四千六百兩應令該撫

查核據實奏聞并令各省地方官員等抽收稅銀之處俱據實奏報等語隨經九卿議令各省督撫遴委廉幹能員監收一年之後看其贏餘若干奏聞候旨等語朕思孟子言治國之道首稱取於民有制所謂有制者即一定額徵之數也若稅課之屬無顯然額徵之數則官吏得以高下其手而閭閻無所遵循即如從前各處稅課經地方官徵收有於解額之外多數倍者且有多至數十倍者既無一定之章程則多寡可以任意其弊不

可勝言屬員既已貪取則上司必致苛求官員既已營私則胥役必致横索日積月累漸有增加之勢而難於稽查豈非民生之隱患乎朕是以允從條奏所請及九卿所議令各省督撫遴委賢員監收一年以定科則其徵收不及舊額者亦令奏聞降旨裁減年來報出贏餘之處朕皆令留於本地或作各官養廉之需或為百姓公事之用使官員用度有賴則自不妄取民財使地方公用有資則即可寛恤民力無非以小民之財物仍用

之於民間不令飽貪官汚吏之慾壑而已若該督撫等果能督率有司奉行盡善將一年所收者悉行奏聞不及額數者請旨減免則賦有常經萬民共受其福矣乃聞外省中多有奉行不善者如廣東廣西地方則假稱奉旨歸公之名而有加嚴之弊又聞山西落地稅務甚多潞澤二府更甚陵川一邑僻處山中向無額稅今年五月新行添出百姓頗以為苦又垣曲絳縣地方名横嶺關係晉豫通衢行人絡繹舊設巡檢一員稽查逃盜

並無稅課今該巡檢於往來貿易之人每遇一駄索錢十文二十文不等民有怨言以朕所聞如此則他省之類此者不少矣以朕愛民除弊之善政而庸劣有司奉行舛錯借歸公之名或肥身養家或爭多闘勝以致肩挑背負之微物皆徵收稅課而該督撫等又不悉心稽查民間苦於擾累或起朝廷加稅之疑獨不思朕心愛養斯民數年以來如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額徵錢糧則永遠豁免六十餘萬各省每年蠲免之正賦又一二百

萬不等而發帑為地方興修工程者又不下數百萬此
中外臣民所共知者豈有加惠黎元於數千百萬之帑
金並不吝惜而轉與小民爭此蠅頭之利乎又如江南
通州落地稅原額八百兩自康熙三十四年以後每年
止報收二百餘兩至三百兩不等屢經户部駁查至雍
正五年陳時夏始將通州渡口稅銀五百兩已歸併海
關徵收是以祇存三百兩情由咨覆户部經户部行令
該撫確查保題至今三年未見題奏此又怠玩公事不

卹民隱之一端也至於提解火耗乃均平通便之道官員有養廉之資民間無苛派之擾上司無得受餽遺徇情瞻顧之私下屬無請託鑽營暗通賄賂之弊種種有益於吏治民生之處屢頒諭旨甚明從前督撫中有請將耗羨歸公者朕切加訓飭蓋此項乃民間之物惟有用之於本地之官民用之於本地之公事若將絲毫歸公是朕利其所有矣朕必不為也聞廣東火耗從前是加二有餘自楊宗仁在任時定為加一今藩司提解七

分州縣已將耗羨加至一七其中尚有戥頭各項合計
仍是加二廣東一省如此或他處官員亦有因所得養
廉不能供其奢靡之浪費而設法巧取於民督撫等失
於覺察者亦未可定提解火耗之舉始於諸岷之在山
西朕曾屢次降旨此乃通變宜民之舉若奉行得人則
官民並受其益倘奉行不善則不能有益於地方各省
中有不能行者有不便行者悉皆聽之不可勉強一例
通行也朕之前旨甚明是以晉省得諸岷豫省得田文

鏡果然經理得宜此舉遂成善政如廣東等省未得有如諾岷田文鏡之人無怪屬吏之假公濟私生事擾累也夫以朕愛養百姓體恤官吏之苦心該地方有司不能遵奉宣布且緣以為奸使利歸於已怨歸於上此等之人非尋常貪贓枉法者可比其意欲以擾亂國政結怨民心如查嗣庭陸生柟等之懷藏逆志其罪斷不可宥著各直省督撫將朕此旨刊刻頒布所屬大小官員及鄉邑軍民人等知悉自諭到通行之後倘仍有借清

查稅額耗羨歸公之名剝削商民加添重耗者一經發覺將經徵之員於本地方即行正法其該管各上司失於覺察者亦必從重治罪決不寛貸

又奉

上諭前據陳世倌奏稱文鐸褚菊書監修閘座全不上緊料理一味奔競鑽營等語朕以陳世倌係督修水利工程大員是以照伊所參將文鐸褚菊書革去職銜停其委署今據鄂禮奏稱吳淞劉河等閘尚未估計具題從

何料理文鐸褚菊書在水利二年有餘凡有差委無不竭盡心力勤慎辦理平昔安靜守分不敢妄為等語是文鐸褚菊書並無奔競鑽營之處而陳世倌遽行參奏是何意見著交與巡撫尹繼善秉公據實審詢明白如陳世倌所奏不實著將陳世倌照誣告人之例治罪

初五日奉

上諭國家設兵衛民所以安良除暴雖尚武勇之力然必謹守法度頗惜廉恥不為犯法干紀之行始不負朝廷

豢養之恩可以有上進之望平時因八旗兵丁乃國家之根本所以養之者恩甚高厚偶有差遣征勦之事復加意體恤賞給各項銀兩行糧之外復給坐糧所以籌畫其用度養贍其身家者至周至渥矣為兵丁者自宜感戴國恩兢兢奉法共知自愛以邀爵賞而沐寵榮況朕之訓飭教導者至再至三豈伊等尚不知猛醒痛改惡習乎乃自藏回陝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騷擾居民之事經撫臣憲德兩次參奏共一百三十餘件

似此負恩犯法無知無恥綠旗兵丁之不如不顧人之鄙笑朕實為汝等深媿之況其所得能有幾何豈因此足以養身贍家而乃輕犯國憲自罹罪譴耶乃一時率其獷悍之性不知撿束以至身投法網罪無可逃能不愧悔即伊等明理知義之父兄戚屬及同列之兵丁等聞之見之亦諒無不切齒痛恨代為之羞也況損人利已者天理之所不容強奪横取者國法之所不宥爾兵丁等試思之同為父母生育之身又受國家教養之澤

並不至於無食無衣顛連困苦也即至此極尚當勵丈夫志以勉盡大義方是若果安分守法則才力稍優者可以冀望上進即中平之人得食錢糧亦可以養贍妻孥奈何惟利是貪而不顧天理不畏國法為此可羞可媿之行乎今將該撫所參各款一一開出並降此旨著通行曉諭八旗兵丁及各省駐防兵丁俾伊等知同列中有此無恥之事必至敗露不能掩藏自後共相儆戒勿為習俗所漸染而凡有統領管轄之責者皆當仰體

朕心申明紀律時加開導則兵民和睦共享昇平之福於久長否則國法具在徒陷身於罪戾而獲不忠不法之名豈不可憫之甚乎思之勉之將此諭交與八旗及各省駐防管兵官員等著各鈔録一道每月傳集兵丁敬謹宣讀令其觸目警心時時檢束恪謹遵奉

初六日四川廵撫憲德條奏松茂道尤清冬至慶賀遲悮行禮奉

上諭尤清身係旗員自然熟習朝儀不應有遲悮之事伊

前任御史時奉差山東收受地方官餽送朕寛其處分仍用為四川驛鹽道乃伊在任於一應鹽務全未實心料理是以將伊調為松茂道現因昔年私致書扎與噶爾弼為伊親戚請託部議革職朕仍復寛恩令其明白回奏乃尤清不思感恩奮勉以贖前愆於冬至朝賀大典有意怠忽遲延後到是伊心懷怨望非尋常失悮可比尤清著照該部前議革職來京時著在旗下行走効力贖罪以為素性請託鑽營不實心任事者之戒

初七日奉

上諭向來强盜為從免死減等者及各重罪減等之犯俱發遣於黑龍江寧古塔三姓等處朕思盛京乃我朝發祥之地黑龍江等處皆與盛京相連若發遣人犯太多其子孫未必能成善類而本處之人或為所引誘亦未可知意欲改發內地以散處之雍正三年曾令誠郡王及廷臣數人會議分晰定例具奏比時所以未降諭旨者蓋欲俟數年後內地强盜罪犯漸少時然後舉行則

改發內地者一處不過一二人可不為內地良善之擾累乃近看各省發遣之人犯尚不減於從前若改發內地恐人數尚多仍有暗相連結偷竊侵凌之事朕又屢次詢問黑龍江等處之大臣官員等皆言此等發往邊外之人犯該地方官員等實能約束管轄不致生事而本地之人亦不為其煽誘且披甲之兵丁等得賞給之人亦可供其使令等語似此則發遣人犯仍照舊例行不必更改

初八日奉

上諭廣東盜案繁多民俗獷悍應設觀風整俗使一員以化導訓飭令風俗人心漸歸醇厚又該省督撫奏稱粵東士習囂凌未能端謹請設學政二員一司文衡一飭士行以為造就人才之地朕思文行本屬相關不可離而為二況廣東地方遼廓若司文司行分屬兩員仍各遍歷通省耳目聞見恐有未周著設學政兩員按該省地方分管考試督察其如何分府及一應學政事宜著

大學士會同該部詳議具奏廣東觀風整俗使著焦祈年去通省教職士子令其無行稽察其添設衙門吏胥及本員供給等項悉照浙江福建之例行

又奉

上諭康熙五十九年陜省解送駝馬進藏文武官五十員每員借支肅州公庫銀五百兩為行裝路費之資本係應給之項因當時該督撫未經題報不敢作正項開銷是以各員回陜之時仍於各名下著追補項至今尚有

未完銀一萬六千八百兩朕念伊等効力戎行遠涉藏地雖非衝鋒破敵者比而間關行役亦屬可憫著將未完銀兩槩行豁免其已完者悉給還本員或交伊之的屬如該員有别項虧欠應追者即准其抵補以示優恤勞役之至意

又奉

上諭近來提鎮等每於到任之後將營伍事宜條奏更張以為盡職伊等身在地方敷陳時事其允協與否部臣

不能遥度其情形每多議准即朕亦以伊等身為本地大員必籌畫周詳然後陳奏是以照議准行者有之乃細加察訪竟有扞格難行或於該地方毫無裨益者是伊等陳奏之時或誤聽人言或苟且塞責並非確有所見計出萬全之舉也嗣後該提鎮等若於營伍地方事宜果有深知灼見斷不可不更改者方許具奏倘有泛行陳請經部議准而究不可行者定將條奏之人嚴加議處

十二日工部議奏積年拖欠河工錢糧江防同知胡璉等三十八員勒限照追其從前不行詳參之道員行令河道總督補參奉

上諭此本內河工拖欠銀兩既經該管官員查出開列請參若復以從前何以不行詳請參追不無通同徇隱之處令該督查明指參是現今之清查無補於從前之失察將來必有始終彼此徇隱者部議非是著不必查究

十三日大學士等以闕里慶雲奏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朕平素尊奉
先師至誠至敬雍正二年闕里
文廟不戒於火比時廷臣援明代弘治前事為言而朕心
悚懼不寧引過自責親詣太學
文廟虔申祭告特發帑金命大臣等督工修建凡殿廡制
度規模以至祭器儀物皆令繪圖呈覽朕親為指授遴
選良工庀材興造虔恪之心數年以來無時稍間今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慶雲現於曲阜卿等歸美朕躬之詞

朕不克當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悚惕誠敬之心現兹雲物昭示瑞應朕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過相抵朕之幸也應擇日躬詣太學
文廟祭告以申感慶之衷一切禮儀著該部速議具奏朕躬被
先師之福佑普天士子誦法服膺同受
聖人之澤著將明年會試取中額數廣至四百名壬子科

各省鄉試每正額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數者亦加中一名此朕體奉

先師樂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曠典諸士子其各興文敦行益加勉旃所請宣付史館之處知道了

十四日奉

上諭朕見岳濬少年老成克遵伊父岳鍾琪之家訓是以令其署理山東廵撫印務自署事以來實心供職才守兼優且虛懷受善能資總督田文鏡之益和衷共濟田

文鏡亦奏稱岳濬克勝巡撫之任著將岳濬實授山東巡撫程元章督學閩省清正端方弊端屏絶聲名甚著近日署理浙藩印務實心任事其屢次奏摺具見公直之忱悃朕動容覽之程元章著實授浙江布政使廣東添設學政一員教導士子著修撰陳悳華去

又奏

上諭據岳濬奏稱十一月二十六日慶雲見於闕里朕惟至聖孔子道冠百王功高萬世我

聖祖仁皇帝尊崇敬慕之心至誠至切朕即位以來景仰

先師脩修典禮年來遣官興建闕里

文廟依倣帝王宮殿之制規模弘煥視昔有加時時諭令

監督諸臣恪虔將事朕雖未曾親至其地而籌畫指授

寤寐瞻仰之誠無刻不在尼防洙泗間也今於

大成殿上樑前二日廟貌維新之時

天錫慶雲於曲阜或者

上帝

先師鑒朕尊師重道之悃忱昭示瑞應或者天下士子敦行勵學人材蔚起感格

上帝

先師而賜以文明昭著之象朕心實為感慶所奏知道了

十五日奉

上諭各省督撫大吏膺封疆之重寄原期化導人心轉移風俗稽查匪類禁止流言以成國家蕩平正直之治若因循怠忽尸位素餐耳目無所見聞心思又不計慮以

致奸宄肆行而不能禁戢邪説散布而置若罔聞似此等庸劣無能之人不但上負國恩下曠職守其為民風世道之患何可勝言如逆黨耿六格于義馬守柱吳守義劉應試達色等或在三姓地方誣揑浮言或在廣西地方造作謗語其所經過之河南湖廣等省又復沿途傳播又如呂留良之在浙江數十年著書詆毀累牘連篇似此彰明較著共知共聞之事而該地方大小官員豈有全無覺察之理其知之而不以入告者其意欲為

此等匪類掩飾以邀寛大之名乎抑尚疑此等毁謗之語於朕躬稍有干涉不便奏聞窮究故為之隱匿乎夫民間誣告不實者尚有應得之罪而匿名揭帖更干重典豈有以大逆不道之語誣謗君上而置之不論者乎如曰未嘗聞知則何以曾静僻處鄉村尚流傳滿耳而地方官員在通都大邑之中遂聾瞶至此乎以誣謗朕躬大逆之案而地方大臣有司尚漫不關心若此又安望其實心辦理地方之事為小民詰奸禁暴雪不白之

究乎昨據廣西巡撫金鉷將逆黨誣揑之言一一查出又據河東總督田文鏡湖廣督撫邁柱趙弘恩將伊等經過布散之言一一查出又據浙江總督李衛將呂留良所著逆書悉心查出此皆實心任事之大臣無忝職任者除各犯另行審明正法外其從前浙江歷任巡撫數十年來一任呂留良之逆書流播漫無稽查其自雍正元年以來廣西巡撫及湖廣督撫等身在地方所司何事而於兇頑肆逆毫不經心又如寧古塔之將軍專

司彈壓稽查之重任而於逆賊等之謗毀妖言全無覺察俱屬溺職著行文該地方一一查出叅奏以為人臣縱惡養奸之戒

十六日奉

上諭據廣東布政使王士俊奏稱武職之有俸薪原係計日授食但陞遷調補之員俱自奉旨之日截支俸薪即業經領過者亦必按數扣追惟俟接劄到任之日方准起支其間缺俸銀兩歷年造冊報部此亦粵省之成例

伏思武職自奉旨陞調及至接領劄付其間或隔月餘或經兩月均未可定若俸薪以奉旨之日預為截支不復給領能無枵腹辦事之慮敬將管見密奏等語朕思新授官職之武弁自應以領劄付到任之日為始方准支給俸薪若係陞遷調補之員未曾接領劄付尚在舊任即扣其俸薪銀兩則該員用度不敷宜加體恤自應照其舊任銜職給與俸薪以資食用其作何定例通行之處著該部詳議具奏

十七日奉

上諭天津水師營兵丁錢糧前經部議每月定為一兩五錢朕近聞得兵丁用度稍有不敷已降旨加為每月二兩浙江乍浦水師營兵丁亦應一體加恩其新拔之兵丁等每月支銀一兩五錢者著照天津之例加為二兩於雍正八年正月為始著該部行文浙江總督等遵諭施行

又奉

上諭今年春間孔毓珣傅泰奏請東省養廉朕念廣東耗羨僅十五萬九千餘兩除公用六萬五千餘兩所存九萬餘兩不敷大小各員養廉之用為之經畫籌度俾各員日用饒裕俯仰有資庶可專心辦理政務亦可勉其砥礪廉隅是以將該省落地稅羨一併賞給今據王士俊摺奏督撫為通省大僚每年費用浩繁今僅各得養廉銀八千兩不足供其經歲之需而學政一員歲給養廉銀一千五百兩為數已屬無多等語今又添設學政

一員則此數更不足濟用復有新設觀風整俗使亦應
給與養廉銀兩查廣東落地耗羨之外雍正六七兩年
報有田房稅契溢羨銀四萬四千三百餘兩此係該省
查出之羨餘應歸於本省之公用著於此項銀兩內將
督撫等養廉銀應給若干著該督撫會同布政使王士
俊斟酌定議具摺奏聞

又奉

上諭據通政使左參議魏繹奏稱行伍出身者由百總把

總而千總皆平時揀選人材壯健弓馬熟嫻之輩一至年滿則有送部不送部之别不送部者永無進身之路其中不無人才淪落貨賄得行之處請嗣後年滿千總皆令送部引見定其優劣以為黜陟則該管上司挑選必精而技勇之士皆得自見不致壅蔽等語䰞繹此奏似於年滿千總有益而其中不便之處未曾計及夫年滿千總所以不全送部者或其人弓馬材品原屬平常而平日効力多年有可憫念之處又不至廢弛營伍是

以該上司姑容於平時今若縣令送部引見則上司恐干已身考成必至有意苛刻且一同來京之後其材勇果優者固得表見擢用而平庸之輩不在陞用之列者徒勞跋涉不無道途資斧之艱在朕一時引見甚易在伊等間關徃返甚覺勞費惟是不行送部人員之中或有可用之材亦未可定若本人情願來京引見著自赴兵部報名該部秉公考試揀選其平常者不必引見仍照例註册技勇可用者列名具奏請旨引見

又奉

上諭馬昉義係總督邁柱由縣丞題補知縣之員今因患病邁柱題請將伊休致朕前有旨若才能之員在任抱病者令該督撫給與假期令其調理其有應回本籍調理者亦令督撫於本内聲明俟其病愈時赴部引見再行補用查馬昉義年僅五旬未至衰老邁柱見伊抱病即令休致既未給假調理又不將病愈赴部情由聲明是必因從前曾經題補知縣惟恐干涉袒護之愆此等

存心即朕從前諭旨所謂公中之私也各省督撫當以此為戒馬昉義著回籍調理病痊時赴部引見

十八日大學士等議奏易州天平峪

萬年吉地允協典禮奉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引據史冊典禮陳奏朕心始安一應所需工料等項俱著動用內庫銀兩辦理規模制度務從儉樸其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亦勞人力俱不必建設著該部遵行

又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李璵因母壽收受所屬壽屏等物應照接受所部餽送律笞四十但係奉旨特用之員應照例加倍治罪請革職杖八十不准收贖等語從前降旨凡有特用之員負恩犯法則嚴加治罪者原視其所犯之情罪如欺罔貪婪有干重譴自應加重科斷以示懲警若不論情罪之重輕但係特用之員即引此例是不能領會朕旨奉行錯誤矣此案李璵收受所屬

壽屏因慶其母壽尚屬古人緣情制禮之意與尋常接受餽送者有間其手卷山水據稱價值甚微觀此則此外再無婪贓款蹟可知李璵著免其杖責來京引見至於紳衿不許與地方官交結餽送者所以杜其干謁營求把持武斷及私情關說等弊若於公事會集及有關禮儀之處未嘗槩禁其往來蘭景生經收屏分因合屬官員士庶製屏以壽知州之母尚屬情理所有亦非科斂財物者比著將蘭景生及與分入等罰俸笞杖之罪

寛免

十九日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保德州地方忽覩卿雲捧日外繞三環光華四射萬民懽慶以為從來未有之嘉徵等語山西民風由來淳樸今年辦理軍需其踴躍急公爭先恐後一片忠君親上之忱悃實為罕見朕已降旨褒嘉竝免其額徵錢糧以示恩賞乃不旬日之間該地方即有卿雲捧日之瑞天人相感

之機捷於影響又如湖南風俗澆漓致有曾靜張熙輩
懷藏逆志犯上作奸是以屢年以來水潦為災收成歉
薄即二省近事觀之仰見
上天善惡之報絲毫不爽若但朕心宵旰焦勞思欲移風易
俗而百姓不肯洗心滌慮改過於隱微而欲上感
天和錫以福慶此必無之理也朕之屢次曉諭者並非推卸
其責於臣民也但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道確然如此
而朝乾夕惕寤寐弗安億萬臣民果能體朕此心各自

儆省則上下交修妥有不受
上天之福祐者哉總之朕為天下萬民主民風良善乃朕教
化之所當然而民俗乖張必朕轉移無術之所致在朕
則實無可諉也著將此旨并諭湖南官民知之
二十日大理寺卿黎致遠等保舉不實吏部詢取口
供具奏奉
上諭黎致遠張爘身任京職豈不知朕之居心行事乃以
庸常之人苟且塞責馬世燏王瓚保舉伊弟即內舉不

避親亦當擇其才力可用者而馬世烇王玠人甚庸碌無知大非朕廣求人材之意黎致遠等甚負朕恩著將黎致遠張燦馬世煓王瓚交部議處馬世烇著發往軍前交與許容凡一應軍需差遣令其效力辦理贖罪倘有推諉遺誤之處惟馬世煓是問若能盡心效力俟各項軍需事竣之日該撫出具考語送部請旨

二十一日雲南巡撫沈廷正奏報新平營祥雲捧日

奏

上諭連年以來雲南地方屢有卿雲醴泉之瑞盖因總督
鄂爾泰公忠體國以善政化導官民人從其教和氣致
祥是以仰蒙
上天疊貺瑞應朕之所以宣諭臣民者盖欲使天下之人共
知天人之道有感必通黽勉為善以共受
上帝之福佑也今覽沈廷正所奏朕言益可徵信朕從來不
言祥瑞如尚崇廙奏報遵化州天台山有鳳凰翔集鄂
爾泰奏報都匀府苗疆有石芝叢生朕皆未宣示廷臣

天下之人勿誤以朕為誇張祥瑞而忘自修之道也

又禮部議覆司業崔紀條奏國子監革除陋規奏

上諭此本内議稱監生若有餽送陋規倒提年月揑稱到監者將該管官及該堂官分別議處而納賄之監生並未議及禮部堂官必有意見著詢問具奏前議有遺漏之處著另議具奏

又奏

上諭朕御極以來七年之中未遇日食之異今據欽天監

奏稱庚戌年六月初一日日食九分二十二杪朕心深
為畏懼想由朕之政事有闕用人敷治之間未為允當
或內外臣工不能敬謹奉職民情尚未舒暢以致上干
天和垂象示儆朕寤寐之中時刻修省內外臣工等各宜悚
惕恪盡厥職共相勉勗以凛
天戒但期各矢誠心不必以空言回奏
又奏
上諭朕覽提督藍廷珍所奏以衰病乞休深為軫念著太

醫院官劉裕鐸馳驛前往調治又據署督史貽直摺奏藍廷珍患病一時未能即愈提督控制閩省關係甚重已調南澳鎮臣許良彬前往厦門協同辦事等語史貽直辦理甚屬妥協但藍廷珍正宜加意靜攝之時若委員協理則藍廷珍仍未免以職務分心不能安閒頤養藍廷珍著暫行解任調理俟全愈之日仍復提督之任此時督提印務著許良彬署理南澳地方亦屬緊要總兵印務著金門總兵張起雲前往署理金門總兵官印

務著康陵署理

又奉

上諭福建提督藍廷珍患病著禮部派出老成筆帖式一員同太醫劉裕鐸馳驛前往診視其病勢如何著筆帖式詳記明白先行進京劉裕鐸著留福建用心醫治俟藍廷珍病愈後再將劉裕鐸送回

又奉

上諭據禮部奏朝鮮國王㫙稱伊國居民七人冒越疆界

將節度使等官革職拏問定罪等語愚民圖利冒越疆界即内地之人亦間有此等事該管官失於覺察其過尚少今該國王將節度使等官擬以革職拏問處分太重持法不得其平嗣後凡遇刑罰案件務期準情酌理輕重允當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二十二日奉

上諭山西布政使蔣洞前在陜西甚屬効力今於山西藩臬兩司任内又能實心供職辦理妥協深為可嘉著將

伊父蔣陳錫名下應完銀兩豁免一半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署理江西巡撫印務謝旻奏稱竊刼南昌府知府驛鹽道衙署之盜犯沈二楊二遣役追緝至河南安陽縣地方拏獲隨據河東督臣田文鏡於江西咨文未到之先將沈二楊二并盜戚高娃等及窩犯梁彥貴一同遞解來江行至湖廣孝感縣地方沈二楊二忽於飯店扭鎖脫逃據原役羅祥等禀稱河南界内一路撥有千

把總一員帶兵二十名一至楚省止有解役七名營兵二名等語江西行刼盜犯河南地方官協同遣役緝獲并究出盜賊窩家且多撥兵丁嚴加解送及經過湖北孝感縣地方所撥兵役寥寥無幾以致賊犯脫逃由此觀之河南大小各員每事小心慎重料理妥協而湖北之草率廢弛怠忽政事相去何啻什伯彼此相形之下湖廣督撫能無媿赧著該督將僉差疎縱之員查出題參其脫逃之犯按限嚴緝務獲如逾限不獲將地方官

從重治罪該督撫一併嚴加議處

又奉

上諭據署川陝總督查郎阿摺奏據四川提督黃廷桂咨稱護理重慶鎮標遊擊保璠於委署黔彭營遊擊任內與酉陽冉土司書使往來因而節次勒索人口騾馬等物又冉土司之子冉廣烜奸佔董昌規之妻為妾一案餽送保璠銀兩禮物保璠貪婪為心目無法紀斷難一刻姑容而土司冉元齡又有川省奸徒楊承勲等結黨

一案據賊黨供稱楊承勲家有金鑲玉印劉伯温碑記他第七個凡弟楊七必要為王送在酉陽司等語則冉元齡窩藏首逆之罪更不止於行求納賄實難疏縱養奸應即嚴行衆究等語各省土司朕皆一視同仁與内地官民無異莫不欲其安生樂業共享昇平之福是以屢降諭旨令該督撫訓飭官弁凡有管轄土司之責者加意撫綏無得借端滋擾若有苛虐生事以致土司失所者必重治其罪如鎮雄烏蒙等處土司肆行兇悍怙

惡不悛其來久矣不得不加懲治以拯恤苗民安輯內地他如湖廣土司彭肇槐呈請改土為流朕降旨不允因伊陳奏再四且將求改為流之至情懇請朕始允行而加以高爵賞以帑金准其回籍居住所以恩賞之者甚為優渥至於他省督撫常有改土為流之請朕多未准行也但管轄苗疆之官弁等往往不能仰體朕心屏除私念若土司等有不敢書使往來者則加以傲抗之名摭拾小事申報上司若私相往還有所餽贈則上司訪

知又加土司以行賄鑽營之名究治其罪如此則土司豈不處於兩難乎即如該督叅奏冉元齡之納賄於保播朕知冉元齡必有屈抑難申之情也前據查郎阿奏稱四川奸徒楊承勲等謀為不軌假稱家有金鑲玉印其弟楊七必要為王送在酉陽司去了等語朕批諭查郎阿云酉陽土司素稱恭順必無藏匿重犯之理若果楊七逃往酉陽地方則冉元齡亦無不嚴緝解送者如楊七未至酉陽而强向冉元齡索獲則冉元齡不更冤

抑乎總之各處土司承祖父之遺業受朝廷之厚恩苟有人心孰肯作奸犯科自罹罪戾惟是奸民匪類等播弄搆釁希圖獲利於官弁之前則假捏土司不法事端而在土司地方又肆行恐嚇慫慂之詭計為督撫大吏者安可不詳加審察而輕信屬吏之浮言為奸徒所愚弄乎此案内需索受賄之保璠著該督撫嚴加審訊照所定苗疆之例定議具奏冉元齡悉從寬免不必查究至於賊黨所供金鑲玉印之語夫民間所謂金鑲玉印

即歷代傳國璽也當日元順帝將此璽攜歸沙漠是以明代求之未獲我

太宗文皇帝天聰九年察哈兒林丹汗之母將此寶進獻至今藏於大内今楊承勲家安得又有金鑲玉印此不過賊黨荒唐之語即使有之亦係偽造無用之物耳賊黨謀逆之罪不在此印之有無也何必深究著查郎阿黄廷桂憲德等將朕諭旨一併曉諭酉陽土司冉元齡知之

又奉

上諭前據許容奏稱李桐不勝平凉知府之任是以令其調補慶陽知府今查郎阿奏稱李桐自任平凉以來能辦理地方事務其承辦軍需又竭力慎重應令經管運送請仍留平凉府任可收駕輕就熟之效等語各省府州縣官員甚多朕之耳目豈能周知其賢否優劣專賴督撫大臣據實秉公畫一陳奏以便降旨用舍今以一李桐也督臣以為當留撫臣以為當調封疆大臣同在

一方辦事而各執己意如此朕之用人更難矣著查郎阿與許容從公會商畫一妥議具奏

又奉

上諭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運户張忠等呈請將應運布隆吉爾軍需炒麵自備脚力運送衆心踴躍之誠甚為懇切似應准其所請以慰輿情等語張忠等呈請運送軍需効力念切急公甚屬可嘉著該管道員宣旨奬諭其應領運價仍照數令其領去

又奏

上諭定例正月上辛日祈穀於
上帝若上辛在正月初五以前則於次辛行祈穀之禮雍正
三年五年俱以次辛祈穀率由舊章但元旦朝賀者朕
躬之禮儀上辛祈穀者祀
天之大典也明年正月初二上辛禮部題請於十二日中辛
行祈穀禮朕思若以正月而論則十二日為中辛若以
立春後而論則十二日為下辛矣因元旦朝賀筵宴而

展祈穀之期朕心深有未安著定於初二日上辛行禮先期照例敬謹齋戒停止朝賀筵宴嗣後若元旦逢上辛之期則於次辛祈穀如在初五以前或值初七日

世祖章皇帝忌辰著該部兩奏請旨

二十九日奉

上諭昨據山西巡撫石麟奏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保德州慶雲呈瑞今又奏報十二月初一日臨晉縣卿雲麗日歷午未申酉四時五色繽紛霞光萬道又據布政使

蔣泂摺奏從前汾河形勢惟文水縣地勢低窪河身淤淺是以議開引渠二道正河一道今年六月内汾河水發河道改流文水縣自青髙村至伊家社各開引渠二道舊時漫流已為沃壤而東城村欲開之河現今寛濶十餘丈或數十丈衆水會同河身長二十五里直達歸漕經年累月人力不能成之功天然疏濬等語朕思晉省民風由來醇樸是以感召

天和屢歲皆登豐稔即如近日預備軍需民情踴躍爭先恐

後悉出至誠觀此尊君親上之念則其孝親敬長克敦行誼可知而地方官員平日訓導有方亦即此可見是以仰蒙

上天昭示瑞應以獎官民之善朕心深為慰悅著照河南省老例通行所屬府州縣將人材品行可備任使者不拘人數資格秉公舉出該撫再行詳加遴選具題奏聞送部引見并令各州縣於常例歲舉老農外再各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以示朕褒嘉善俗廣沛恩膏之至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九